

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

# 生死在凤滩

颜永江摇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 北摇京 ·





老覃退休了。

他担着铺盖卷儿十分吃力地走在回凤滩寨的路上。

雨后的石板路溜光溜光的，倒映着老覃晃晃悠悠的身影。

行李不多，同他四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到古镇派出所上班时担去的行李一样，就是些棉被、小木箱之类的东西。不过这次回乡，还是多了两件物品：一件是去年老覃参加县公安局组织侦破一起案子时，局里奖给他的一个开水壶；另一件是昨天所里的那帮小伙子们送给他的电饭煲，说是他退休了，省得他堂客做饭时麻烦。老覃笑哈哈地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，这可是所里弟兄们的一片心意。

老覃的家住在凤滩寨，寨子不大，只有六十几户人家，是一个行政村。寨子依山傍水而建，旁边便是哗哗流淌着的凤滩河。河对岸那两座高高的山峰，形似一只展翅的凤凰，山脚下那段河水奔腾汹涌、水流湍急、乱石峥嵘，是这条河上著名的险滩，凤滩和这里的山水村寨都是由此而得名。

古镇到凤滩寨不算远，这条弯曲的石板路的尽头就是老覃的家。这条路是什么时候铺的，老覃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考证过。反正在自己的印象里，打记事儿时，就是在这条石板路上往返于古镇与凤滩寨之间。

老覃今天一大早从古镇派出所踏上这条石板路，感觉可不像刚去古镇派出所上班时那样轻松，双腿犹如灌了铅，好沉好沉。

“嗨！”老覃叹了口气，放下肩上的行李担，索性坐在了石板路边。走累了，吸烟的愿望就特别强烈，他掏出昨天所长送给自己的那条精装白沙烟，仔细端详着，有些舍不得拆封，端详了半天，又把香烟贴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然后咬了咬牙，决心还是得拆开它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生活富裕了，老覃在县公安局工作时也抽过一阵子卷烟。可后来又回到古镇派出所，因为抽香烟吃了亏，他

干脆又捡起了从前的老烟斗。那东西虽说显得有些落伍，可吸起来不但过瘾、有劲，而且心里踏实。虽说后来也有些人给他送香烟，可他都死活不收。他对烟斗还是有感情的，既然拣了起来，就不愿再抛弃打小就陪伴他的烟斗和自制的喇叭筒。再说，送烟的人终归都有所图，不会给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没权、没钱的老警察白送的。久而久之，别人知道了他的脾气，也不再给他送烟，就连所里的小子们抽烟也不分给老覃。老覃的烟斗或喇叭筒点着了一抽，呛得小子们四处逃窜。这次要和同事们告别了，老覃就收下了这包香烟。

老覃想到这里，自个“嘿嘿”地笑了。

老覃笑过之后，打开包，用爬满皱纹的双手抚摸着那盒被透明薄膜裹得严严实实的香烟，摸了半天却没找到拆封的茬口儿。他急了，看了看石板路的两头，见没有过路的行人，便将香烟盒送到嘴边，用牙撕开了薄膜，终于拆了封。他抽出一支卷烟点燃，有滋有味地品味着，不时地从嘴里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，看上去抽得很有瘾。

“上六十的人了，也该是休息一下的时候了！”老覃抽着烟，尽量安慰着自己，但还是忍不住朝快要消失在视线中的古镇望去。那留恋的眼神中似乎隐藏着一丝不易让人读懂的愧疚和遗憾……

昨天是老覃六十岁的生日，县局政工科的同志早已把退休通知送到了老覃手里。按凤滩的风俗，老覃家中还有老母亲健在，他是不能在家接受晚辈们来给自己祝寿的；派出所的弟兄们也舍不得让老覃就这样走，同事们就和县局政工科的干部一起在街上弄来几个菜，算是“一打春鼓二拜年”了，既为欢送老覃，也为他生日祝寿。几杯酒下肚，老覃有些激动，抱着年轻的所长姜斌，通红的双眼禁不住洒下了几行热泪。姜所长明白他的心思，安慰他说，人退了但心不要退，还要帮着带好所里的那帮后生。这话老覃爱听。

今天一大早儿，老覃还没等所里的那帮后生起床，就自个儿收拾了行李，他怕那些迎来送往的礼节；况且，在古镇派出所里，老覃还留下了一桩让自己永不瞑目的憾事。

几十年了，石板路还是老样子；可从这里走过的人都已由小到

大，从青年变成了银丝白发的老者。老覃就是这样，一步一步从石板上走过来的。

翻过这座山坳坳，隐约可见凤滩河，老覃的家就在凤滩河岸边的山坳脚下。那里清一色的吊脚楼傍河而建，光洁如镜的石板一块接着一块，从山脚下铺向村子的另一头。正是这条石板路，将老覃住的村子分割成两半儿：一边临河，一边傍山。枝繁叶茂的古槐树把凤滩村遮得严严实实，远处只能依稀看到几栋吊脚楼的屋尖尖儿。

走了一早晨的路，老覃挪着有些僵硬的双腿，颤颤巍巍地沿着石阶而下。不仅是那副担子和几十里石板路，还有那一纸退休通知更让他意识到年岁不饶人。

离家不远了，老覃的堂客站在屋檐下，老远看到自家男人挑着担子回来，忙吆喝出儿子：“胖娃，快去给你爹接一把！”

胖娃见到了爹，高兴地一边喊：“爹回来了！”一边迎上前去。

“回来了？”堂客像是例行公事，因为她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退休的老伴。

老覃的回答也很简单，像他平日里回家一样：“回来了！”

堂客还没有来得及给老覃搬来他习惯坐的竹凳，老覃就自个拿了一张小方凳，一屁股坐在了堂屋的中央。

胖娃放下爹的行李，一刻也没停就冲出屋门，奔向寨子中大声喊着：“我爹回来了，我爹回来了！”傻儿胖娃一点儿没变，就像老覃平日每次回家那样，他都会高兴地在寨子中大喊大叫，呼喊着爹回来了，像要将爹回来的消息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一样。

“所里就不兴来人送送？！”堂客一边清理老覃带回的行李，一边问着老覃。

“嗯！他们分不开身！”老覃边抽着烟边回答着。

“这人一老，就没人愿意搭理了。”显然堂客的话音中有些抱怨。

“你懂个屁！”老覃一听这话就来气。

堂客知道冒犯了他的那帮后生，让老覃生了气。她想冲淡堂屋里气氛，便双手捧着老覃带回来的一个包装精美的方盒子故意问：

“我说老覃，这是哪样东西？”

刚跑进屋比他娘还高出半截头的胖娃，从他娘手中抢去了那个方盒子说：“娘连这都不知道？这是电饭盒！”说完嘿嘿地傻笑。

“什么电饭盒？那叫电饭煲，是用来做饭的。”老覃很是得意地纠正胖娃的错误，然后又对堂客说：“那是所里的后生们凑钱买来的，说是孝敬你的。”

堂客边瞧着电饭煲，边唠叨：“别以为自己识几个字，就找不到自家门朝东还是朝西了。胖娃不识字能怪谁？还不是你这个当爹的只顾在外面忙，连儿子病成那样也没个照应带来的，现在倒怪儿子不识字了！”

堂客提起这事，老覃刚上来的高兴劲儿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老伴没有察觉老覃的情绪，拿着电饭煲走近老覃的身边：“告诉我怎么用？这铁盒盒能做饭？”

“嗯！”老覃低沉地回答着。

“怎么做？”堂客继续瞧着电饭煲问。

“把米放进这铁锅里，再按比例倒上些水，插上电，饭就自己好了。”老覃仍然是老样子，不冷不热地应着。

“真神了！胖娃拿米来，这就给你爹用新盒盒做饭。”

“好呀！”胖娃兴奋地跳进房去舀米。

“大大，你回来了！”户外进来一位个头很高的中年男子，进门就冲着老覃喊。

“回来了，二弟你快坐下。”老覃招呼着。

来人是老覃的二弟——覃二娃。他落座后，老覃给他递上了一支卷烟。覃二娃望着老覃的那包烟，“大大，你什么时候又改抽这好烟了？”

“抽吧！这是昨天所里的同志送的！”老覃有些得意。

“我说大大，其实回来了更好，叶落归根，人老还乡，一家人总算能够团圆了，省得你在外让妈牵肠挂肚的。”覃二娃心知大大的本性，劝说着老覃。

“哎！”老覃长叹一声，冲着二娃说：“二弟，你说这人的一生为啥这样短，说老就老了呢？”

“大，别往那儿想。记得你刚参加工作时，我才多大，妈正在队里拿工分养家哩，现在妈老得不能动了，一晃就是四十多年，人还能不老吗！”二娃安慰着老覃。

“妈还好吗？”老覃想起问询老母的状况。

“正念着你呢！你得去妈那儿看看。”二娃提醒着老覃。

“我走得很累，过会儿就去看妈。”

覃二娃没再说出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。老覃的堂客知道二娃来是有事，原先说好了，今年冬季征兵，让老覃给镇里的武装部长说说，让他的儿子覃辉去当兵嘛。可老覃到现在还没给二娃家一个准信，这能不让二娃家着急？现在老覃退了，覃辉当兵的事八成又得泡汤了。这事儿二娃当着老覃的面想问又不好出口。

还是老覃的堂客理解二娃的心事，忙问老覃：“喂！我说老头子，二娃家的事你放在心上没有？”

“哪样事？”老覃摸着头，望着老伴。

“还能有啥事？二娃家覃辉当兵的事呗。”

“嘿嘿”，老覃很不好意思：“回头我跟部长说说，兴许能去呢！”

“回头！回头！你都几个回头了？现在都退休了，还能有什么回头，再回头准得把人家覃辉的事给拖黄了。”堂客埋怨着老覃。

“覃辉这不是还没体检嘛，要不合格怎么办？”老覃不满堂客的埋怨。

“合格了还要你去做啥子，人家二娃自己不会去找部长！”堂客更不满了。

“这……”老覃没话说了。

覃二娃没作声，站起身走出了老覃家，看样子心中十分不满。

挨到了下午，老覃买了酒去二娃家，一是去向二娃解释覃辉当兵的事，二是去看看娘。

二娃家被圈在墨黑的岩石砌成的围墙之中，吊脚楼高高的屋檐罩在围墙上方，檐角伸出了墙外，微微翘起的檐角展示着苗家建筑的魅力。

老覃推了推用篾条编织的大门，门“吱”的一声被推开了。

一进门，二娃的堂客热情地迎着老覃：“大大，您来了！”忙着

给老覃搬凳沏茶。二娃只是简单地招呼了一声，显然上午的不满还未排遣。老覃的母亲摸着儿子的手：“娃儿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！我就盼着这一天，你能守在娘的床前，为娘送终尽孝呀！”

“妈！你快别这样说，你的身体好着呢。”老覃安慰老母。

“娃！这退休就不再是为公家办事的人了？”老覃娘问着老覃。

“是的，妈！”

“那还拿公家的俸禄吗？”

“妈总管那叫俸禄，那是国家发给我的工资，工资不会少的。”

“哎！工资和俸禄还不是一回事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老覃见娘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“听说辉儿当兵的事你还没办好？”母亲问起了老覃。老覃不知怎样回答母亲的问话，只是搪塞地说：“我正是为这事来跟二娃商量呢，今年镇里当兵的指标少，咱辉儿当不当兵还不是一样过日子。”

“那不一样，兴许当兵能拿上公家的俸禄，那才显得你这个当大伯的积了德啰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……”

二娃家的堂客很快弄了几个菜，她有些心疼地杀了一只专门养来下蛋的母鸡，热情地招待这位平日很少踏进她家门槛的大大。二娃的堂客有她的打算，这鸡不是白给老覃吃的，覃辉的事还得靠他大伯帮忙。虽说老大退了休，可他吃了这么多年公家饭，镇里的干部哪个不熟呢。

“大大开饭了！”二娃堂客叫着老覃。

“哎！”老覃没有推辞，扶着娘坐到了桌子旁。

老覃拧开了酒瓶盖子，给二娃和他堂客倒上了酒。二娃堂客眼睛瞪着二娃：“死鬼，怎当得起大大倒酒。”

老覃笑了笑：“弟妹，权当你们俩孝敬娘多年，大大算是敬你俩的了。”说完老覃端起了酒杯，二娃迟疑了一会儿，他堂客很是过意不去，暗中碰了下二娃，二娃才伸出胳膊与老覃碰了杯。

酒一下肚，二娃肚子里的话就憋不住了：“大大！你怎么就这

样死心眼呢？征兵的事就只几天工夫了，你就不能为覃辉的事想点法子？再说我们这地方多少年才出你这样一个吃公家俸禄的人物！”

“二娃你说什么呢！娃儿的事大大心中有数的，回头我去跟镇里的部长说说，反正我退休了闲着没事，多跑跑镇里和派出所兴许有眉目。”老覃并不在意二娃怪他。

“是呀，大大多费心，替我家覃辉出把力，好让娃子有个出路。”二娃的婆娘怕二娃的话过火，忙插上了话。

“那是自然的事情，咱还能帮谁？日后我还指望覃辉有出息呢！”老覃一边吃着菜一边说着。

侄子的事让老覃食欲大减。二娃家的这顿饭菜没嚼出什么味儿来，是咸是淡老覃全然不知，好不容易才挨完了这顿饭的工夫回到家中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覃穿好衣服，带上破旧的公文包走出了屋。

“老头子，你上哪儿去呀？”堂客发现老覃有点不对劲，忙问老覃。

“上班！”老覃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话。

“上你的鬼班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这不是已经退了吗？”堂客骂着老覃。

老覃似有所悟，“哎”了一声，回转身又坐在了堂屋中间。

没过多久，老覃还是坐不住，站起身出了屋，不由自主地向镇里走去。

“老覃来了！”所长姜斌见到老覃大老远地打着招呼。

“咱是舍不得这里的一切哟！”老覃拖着话音向派出所的兄弟们说。

“那样才好呢！”姜所长忙给老覃倒了杯开水。“说吧，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你怎知道我就是有事来的？”老覃反问姜所长。

“老覃呀，你就别难为自己了。说吧，你的性情我还能不了解？”姜所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那得说实话啦？”老覃望着姜所长。

“说吧！没关系，咱们一起这么多年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”

姜斌挨着老覃的身边坐了下来。

“没事！有事也是小事。”老覃难说出口。

“我说老覃，你就是有事来的嘛，不说我也能猜出几分。”

“我说所长，看在我老头儿的分上，今年的征兵能让我侄儿覃辉……”老覃有点说不下去了。

“只要他合格，谁让他是老覃的侄子呢！”姜所长笑着给老覃表态。

“嘿嘿……嘿嘿！”老覃笑了。

“就这事，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，”老覃看着姜斌，“镇武装部那边你帮我说说？”

“那边你自己去不是更好吗？”姜所长有点为难了。

“人老了，退休了，武装部的干部能听我的？我可不想去看他们的脸子！”老覃不愿去跟部长说小话。

“那好吧，我去说说，这下没问题了吧！”姜所长包下了老覃的活儿。

老覃这才满意地站起身来。

“怎么就走了？”姜所长忙问。

“唉！这不是没事了。”说完，老覃拿起包向外走去。

“老覃，您慢走，我这儿有点活儿你给帮一下。反正时间还早呢，来了不就是一天工夫，急着回家干啥。”

老覃听说有活儿要干，停了下来：“啥事呢？”

“昨晚派出所里抓了帮混混儿们，都还没审。所里人手不够，你正好能帮上忙！”

“那中午你得管饭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姜斌痛快地答应了老覃。“小张！让老覃给你帮把手，那几个没有审的让老覃帮着审一下。”姜斌为老覃安排着工作。

老覃走进审讯室，放下公文包，坐在审讯桌前，大声地喊道：“小张，带人来！”

隔壁的留置室里传出了小张的回话：“来了，覃伯！”

不一会，一位个子不高，满脸长着青春痘，看上去活像只瘦猴的小子被带进了审讯室。

小张向老覃点头微笑，算是向老覃打过了招呼。老覃习惯了小张的这种表达方式，他让小张坐下的同时也让那小子坐在了对面。

“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？”老覃开始发问了。

“刘大方，古镇街上的。”刘大方低着头没敢正面看老覃一眼。

“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，到街上来撒野是吗？”老覃就是看不惯这些无事生非的小混混，语气非常重。

“这事不能全怪我，还得怪凤滩的毛驴子，是他说他的一个马子被街上的良仔占了，让我们给他出口恶气，我才去的。”刘大方还是低着头。

“凤滩？凤滩哪家的儿子？”老覃一惊。

“不知道。在外面混，轻易不问人家的根底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什么规矩，帮着打架连名都不知道？”

“大家都这么叫。我一年中的时间多半在外地，和他过去不熟，就知道他外号叫毛驴子。这次几个朋友要帮他，才把我卷进来。现在倒把我撻这儿了。”刘大方有些懊丧地抬起头看着老覃。

“那马子是谁？”

“就是街上花红酒家的小季。”

“你们把人家良仔那边打伤了多少人？”

“这说不好，黑灯瞎火的，谁能弄清楚？再说刚开打不久，你们派出所的就来了，我们就被抓了。”刘大方说到这里又神气起来，像是还没打过瘾。

“不抓你们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，你打了人吗？”老覃瞪着刘大方。

“没打！想打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你们抓了。”刘大方有点后悔，当初应当下手快点。

“那季妹子起先是谁的女朋友？”老覃继续盘问着刘大方。

“不是他们的女朋友，是马子！”刘大方自以为是地纠正老覃的说法。

老覃瞪大了双眼，两道浓黑的眉毛微微向上翘起。

刘大方并不在意老覃瞪直了的眼神，向老覃和小张翻了一下白眼珠子，看样子很不愿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认为这并不是昨晚发生斗

毆的主要原因，因为马子就是供人玩弄的东西，先认识谁都不重要，关键是良仔他妈的不看小季是谁的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打死他也活该。可再一看这位警察爷爷的吓人样儿，刘大方无奈地伸了伸脖子，低声细气地说：“她先是跟毛驴子好的，不过时间不长，毛驴子身上没了钱花，良仔恰好刚从广东回来，这小季就跟着良仔。”

老覃耐着性子听完刘大方的回答后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便向小张做了个带出去的手势，小张会意，将刘大方带出了审讯室，身后传来老覃的声音：“带毛驴子！”

“大伯！”毛驴子走进审讯室第一句话就冲着老覃叫了声大伯。老覃两眼直直地瞪着低着头的毛驴子，半天也没有出声。过了一会，老覃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猛地将手中的旱烟斗高高地举过头顶，大声吼着：“我敲你个……”粗话还没骂出口，就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旱烟斗重重地落在了毛驴子的头上。

“哎哟！公安打人了！公安打人啦！”毛驴子重重地挨了一烟斗后，在审讯室里使劲地叫喊着。小张听到喊叫声后忙跑了进来，他拉着老覃的手，取下了他举过头顶的旱烟斗，责怪老覃：“老覃，这是哪门子事，犯得着跟这帮混混们真动气吗！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老覃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嘴角在微微地抽搐着，脸色格外难看。

“他是谁？”小张被老覃的半截话搞懵了，他反问老覃。

“这是我二弟的娃儿覃辉！什么毛驴子，是头猪，笨猪！”老覃气愤得直翻白眼。

“老覃消消气，事情发生了，就得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，还是让我来处理这事好了。”小张劝着老覃。

“你怎么处理？莫非是想看在我的面子上要将他放了不成？”老覃气得不行，想暴打他一顿才解恨。

“你放心好了。”小张推着老覃走出审讯室。

老覃走出审讯室，心里窝了一肚子火，他要找所长姜斌算账，这分明是拿他老覃不当一回事。他还没进所长办公室门就怒气冲冲地喊了起来：“姜斌，你小子出来！”

“怎么了，老覃？”姜斌走出办公室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他不知道就只半个时辰，老覃咋变成了这样。“怎么啦？”老覃学着姜斌的腔调讥讽对方。“我老覃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，你不想想，咱在这里是怎样待你的？人走茶凉了是吗？你可是人模人样了，但肚子里净是坏水，算计起老头子来了！”

“有意见就提，连讽刺带挖苦的干啥？”

“干啥？你损人也能玩着花样，算你狠！”老覃还是气得不行。

“谁损你了？”

“你！”

小张听到叫嚷声忙跑过来，他拉着老覃到办公室里消消气，向老覃解释，姜所长并不知道毛驴子的事。老覃边走边骂仍不解恨，“他不知道还当什么所长？我算当初看走了眼，把担子交给了他。”

“老覃先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是我的不对，我给你道歉行吗？”姜斌从小张的话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便想缓和气氛，稳住老覃。

姜斌倒了一杯水递给了老覃，老覃接过水杯“嘭”的一声放在办公桌上，水溢满了办公桌。

姜斌没趣，但碍于面子不好发作。他拿过抹布，将桌上的水擦干后坐了下来。小张在姜斌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老覃没能听出来是在说什么。姜斌这时才笑了笑，委屈和怒气在他露出的微笑中消失了。

姜斌拿出一包精装白沙烟，抽出一支递给老覃：“抽一支，消消火。”

“谢你好意，我抽不惯！”老覃仍然没好气地说。他从自己的旱烟袋里取出一些烟丝摅在烟斗里。姜斌没有将那支烟扔给老覃，他缩回手叼起了那支烟，用打火机点着，狠狠地抽着。

沉默了一阵之后，还是姜斌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，“老覃，你要怎样才能相信呀？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姜斌的为人？”

“嗯！”老覃还是老样子。

“我跟你讲，昨晚我和小刘去南街蹲坑去了。那里前些天晚上发生了盗窃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回来的时候是今日凌晨五点了。

他们这些打架的小青年，我还没来得及过问呢。”姜斌开始向老覃解释着：“要不是你认出毛驴子是覃辉的话，所里的几个兄弟怎么能认得出来？”

老覃想了想，这话说得在理。“那我……那我这就给你赔礼了！”老覃站了起来，双手抱拳给姜斌做了个道歉的动作。

“哎，老覃，这是干什么，这不是在折我吗？”姜斌忙站起来阻止老覃。“老覃你放心吧，牙齿和舌头这么亲都有相磕碰的时候。覃辉的事呆一会要小张妥善处理一下，不要影响他去当兵。”

“怎么妥善处理？是要放了他？”老覃听出了姜斌的弦外之音。

“嗯！我打听了，良仔那边也没怎么伤着，再说良仔也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人，要刘大方家里拿点钱为良仔治一下伤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工作由派出所出面去做，相信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“好哇，姜斌，你……”老覃对姜斌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。

“这样处理，没有伤及覃辉，他体检之后同样可以去当兵。良仔那边一方面得了医药费，又加之派出所出面，他也知道这事传出去并不光彩，不会再过分纠缠。你说这样行吗？”姜斌在征询老覃的意见。

老覃没有表态，自顾自抽着烟，随后叹了一口气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晚上掌灯时分，老覃喝得酩酊大醉地摸着到了家里，堂客见老覃回了家，劈头就问：“二娃家孩子的事办好了？”

“办……好……了，人……家……姜……姜……所……长很够……够哥们。”

“你当大伯的，这还算办了件脸上有光的事儿！”难得听到堂客如此发自内心的赞赏。

“就是我日他……”老覃还没骂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堂客在老覃的头顶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，“你骂谁？！”

“那……那不听……听话的……毛……毛驴子！”老覃卷着舌尖，说话都很困难，堂客好不容易听完老覃的话。

“毛驴子是谁呀，关你什么事了？”

“毛驴子是……是……是那覃……辉！”

“他啥时取了这名儿呀，再说是他就更不应该骂了，你骂他不就是骂自个家吗？”堂客瞪直了眼睛。

“他不……听话，在外面……惹……是生……非的。”

“他又惹什么事了？”

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妇人……家多嘴。”说完老覃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便呼地倒在了床上睡。

第二天，老覃起了个大早。

老覃站在凤滩河边，遥望着通往古镇的石板路，思绪缠绕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。这条路将村里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引向山外，也将山外黄土埋了半截寻求落叶归根的当地人迎回山里。老覃就是从山内走向山外，然后又从山外回到山内的。

凤滩河哗哗的流水声清脆悦耳，河中泛起的层层白雾盘绕着紧邻的凤滩山。山脚旁的一簇簇吊脚楼映衬在白雾里，露出了尖尖的楼屋顶。被白雾缭绕簇拥中的凤滩山顶，仿佛是漂浮在云海中那样的迷人。这块奇山异水的钟灵毓秀之地，是苗胞在几百年前为躲避南下的汉人移居过来的。

老覃伸了个懒腰，双手抚着自己满头的白发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感叹：“多美的家乡河呀！”

老覃家门前的那棵古树依旧苍翠茂盛，从浓密的树叶上滴下的露珠是那样晶莹剔透。远处几只喜鹊飞来，站在古树的枝头上，对着老覃喳喳地叫个不停。老覃在小时候听娘说，有喜鹊对着自己叫，当天必定会有喜事来临。老覃不信这个，但他对喜鹊有特别的好感。那关于喜鹊的民间传说，让他从儿时起就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早饭时分，村长来到老覃家，告诉老覃说覃辉当兵的事有了结论，覃辉体检过关了，镇里的部长说凤滩村有两个人合格，可只有一个征兵的名额。村长心里自然明白部长的意思，老覃在公家里办了这么多年的事，又是公安局退休的干部，这不是明摆着让覃辉去当兵，还能轮到别人不成？

老覃问：“还有哪家的娃儿也考取了？”

“李和尚的孙儿，李青！”村长怕说出李青父亲的名字让老覃想

起那幕伤心的事。

“那不是李成山的儿子吗？”老覃问村长。

“是的！”到底没能让老覃不提这个名字，村长无奈地应着，似乎这是自己的过错似的。

“不过我们跟镇里的部长说了，还是让覃辉去当兵，你也为公家奉献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有一个接班的人了。”村长执意地对着老覃。

老覃阴沉着脸不再搭理面前的村长。

“老覃你怎么啦？老糊涂了是吧？人家村长是为我们覃家好，难道你还反对不成？”堂客见老覃不接村长的话茬儿，立时拉下了脸。

“可李成山的儿子也考取了呀！”

“他家的儿子能与覃辉相比吗？”

“怎不能相比？”老覃瞪着堂客。

“他爸被政府枪毙了，他能去当兵？”

“人家不是平反了嘛！”

“那李成山总归杀了人。”

“娘儿们……懂个屁！”老覃烦了，骂起了堂客。

“我看你才懂个屁呢！李成山的儿子去就好，覃辉为啥不能去当兵？论长相，论文化，哪点不如李青？我看你是糊涂透顶啦！”堂客也不示弱，与老覃针尖对麦芒。

村长见夫妻开战，忙劝着老覃这事得估摸估摸，不然要影响覃辉的一生。

老覃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看村长，又看看堂客，“嘿嘿”地笑了两声，反背着双手走进了屋内。

吃过早餐，老覃哼着小曲儿走出了屋。他想李成山家娃儿长大确实不易的。从他爸死后的十多年，他们家是怎样过来的，老覃心里是一清二楚。这次要这样凭着自己在凤滩和古镇的影响让覃辉去当了兵，那老覃不是又多了一件愧对他们李家的事？那他以后又怎么面对李家和乡里乡亲呢？

凤滩村的房舍全是由苗家最具特色的吊脚楼组成，那房舍四周

尽是参天古树，把吊脚楼都掩映在浓浓的绿荫之中。寨里家家户户那墨黑色的岩石块砌成的围墙，将一座座房子围护得严严实实，李青家也不例外。不过他家缺少男人，与村子中的其他人家相比，他家要简陋得多。

老覃轻轻推开用篾条编扎的院门，走进了李青家的大院。他向四周看了又看，李青家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，几乎一点都没变。

老覃轻轻地叫了声：“有人吗？”声音低得仿佛像一个溜进屋的窃贼在试探主人是睡是醒，过了好一会，屋内还是没有动静，老覃提高了嗓门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

“是谁呀？”吊脚楼上房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问话。

老覃不知怎么作答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上房出声儿的地方。楼上妇人见没人答话，忙催促儿子：“娃儿下去看看，是谁来了……”

“噔噔”，从木质楼板上传来踩踏梯子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小伙子探出头来，向下张望。他看到了老覃后，忙回过头冲着里屋喊：“妈，是胖娃他爸来了！”

老覃向李青招了招手：“娃儿下来，大伯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哎！我就来。”李青走下楼，他身后响起了母亲的大声训斥：“娃儿，你去哪儿！”

“覃大伯在叫我呢！”李青回答着。

“回来！去你的鬼！你还嫌人家没给咱家祸害够是吗？”中年妇女的话明显在指戳着老覃。

李青没再继续下楼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睛仍注视着老覃。

“娃儿听话，大伯只说两句就走。”老覃招了招手。

年轻人还是迟疑着，然后慢慢地走下了楼梯，来到老覃站着的地方。

“娃儿，你体检合格了，自己知道吗？”老覃很关切地问李青。

“不知道。你知道？”李青很是惊奇的样子。

“大伯告诉你，你和覃辉都合格了，不过镇里的部长说，咱凤滩只能去一个，这事得要你妈去部长那儿说说才行呀！”

“那不就是你家覃辉的了！”李青用敌视的目光看着老覃。

“娃儿怎能这样说呢？大伯不是来告诉你吗？”老覃感觉到李青